

正如同校長在開場時所言，駱學姊起初的講題定為「談青年領袖的自我養成」，這樣的講題是相當吸引人的，好似我們可以在短短地一小時內窺見成功的捷徑，而的確因此有不少班級報名了。然而，學姊臨時將講題更動為「真愛、真心、真關懷」。初看這名字，尚有些疑惑她打算傳達的是什麼；我們容易自以為我們看完講題就已理解了這箇中道理，實則不然。我猜想，或許學姊便是利用這難得地機會，以成功者的外皮作糖衣，小心翼翼地包裹著她希望能夠及時傳遞給我們的訊息。或許這些道理不是太討喜，接近於老生常談（如：人類為群居動物，無法獨立生存，應付出真愛、真心、真關懷對待周遭的人），但，倘若我們再仔細想想這些所謂的「老生常談」之所以為老生常談的原因，不就是因為它們正是宇宙中所運行的通則，而一再被反覆提起？這背後的點滴哲理其實是相當動人的。

那些諄諄話語中所承載的「道」似乎隱約揭開那藏身於薄霧濃雲後的古聖先賢，你好似可以聽見兩者的聲音疊合為一體，然後幻化為一股清新純粹的輕煙裊裊升起。萬事萬物所呈現的形式可為恆河沙數，但每一種不同的形式背後卻有共通的規律與法則，好比韓非所云，天地間「道」是所有定型物的形成者，而「理」是定型物的原則，而「理」統攝著「道」的概念。

當她言及企業界大老終期一生為了世俗成就而庸庸碌碌、汲汲營營，到了晚年卻永遠覺得不夠，而看不見自己所擁有的。他們（興許是未來的我們）遺忘了過去奮鬥的過程，當初的自己為了什麼樣的目標而努力著，而一次又一次地達到短程目標後，自己卻不得滿足。猶記得，在演講過程中，最讓我動容的是她說的一段話：她拋下工作，回到睽違三十年的高中演講，就是希望能夠將她希望自己能夠在高中時代就知道的事情，能夠有個人輕輕點醒她，這些事情很重要，遠比你現在追求的任何事情還重要。什麼是重要的呢？經常停下腳步讓自己了解自己到底在追求什麼？那些事真得是我們要的吗？我是為了什麼而追求呢？如果自己大限已到，我還會要這些東西嗎？如果這些企業界大老以及高社經地位的人們時時刻刻思索著這些問題，或許充實與盈滿的喜悅會更多一些。

她提出了一種看法，由於我們是為己，所以覺得不能滿足；相反地，若是為人，那麼些許的突破進展都是讓人興奮的。有時候，我們會覺得這些飽經歷練而淬鍊出的道理如此珍貴，卻又來得太早，而此時不足的人生歷練與見識，何能領悟？但我以為以小見大正是最好的適應與調劑，當我們習於「割雞用牛刀」時，需要宰割牛隻時，方能最熟稔的應對與處理，遊刃有餘；當我們習慣向內探索自我時，我們也才有了更多的勇氣走過人生這麼多的未知與不安與徬徨。

一直是個非常習於探索自我的人，隨著時間的歷練，我也逐漸能參透那些以

往仍懵懵懂懂的事理。但相對地，由於缺乏對外的應對接觸，造成自己處事不夠圓融、通達，以及在追求理想、格物致知的許多挫折每每令我沮喪而挫敗。總想著，如果沒有外在的成就，妳體悟了再多，觀照的花開花落、邱月春封終就只是枉然。很多時候我並不覺得這分恩賜有多麼的可貴。但沉澱幾時候，我知道儘管我的所為與他人並無不同，卻多了份堅定與自信，這份安適與敏感讓我在崎嶇的道路上昂首前行。

過去的我嚮往人人眼紅的成功，也欣羨那些生於優渥環境的人——不單只經濟條件而論，尚包含了從小的教育、培養與家人朋友的身教、學識、性情、愛好、能力一類。但從學姊口中，我得知了含著金、銀湯匙出生的無奈：成功是應該、是凡事「靠爸爸」的無賴之徒；失敗是窩囊，是劉備底下扶不起的阿斗。他們也得要死幹活拚方能贏得敬重、信任與服從。真要說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別，或許主要是在那高壓環境的推力吧！平凡人自有不平凡的幸福，也可以有不平凡的成就，只要你願意。

我其實很欽佩學姊藉著這個機會來傳達她人生的理念、堅持與體悟，那些她堅持要以真心待他人的道德操守；她那堅定的眼神、不遺餘力的行動（贈送近三十本的相關書籍，數百份的醒世書籤以及這次演講的產生等等）與自詡為中華文化傳統的守護者的信念多麼令人動容。或許有不少同學認為這樣的內容已是老調重彈，但我卻在每位講者不同的詮釋中有了日益深刻的感動。一度有衝動想上前向她請益，但或許這些事理與練達是要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細細咀嚼的，何妨吟嘯且徐行，讓我們在體會生活的甘醇與美好間，慢慢淬鍊出那最純粹的真理吧！